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著

記

重修虎丘山寺記

天下好山水可家也家於吳遂家吳之山吳中郭外山壘壘峙獨家於山之虎丘則人人皆晉司徒也不司徒不可以家此山不遭刼火不見司徒新面目又不見非司徒之洗腸刮胃也山自闔閭營焉以狄護之不得繼相傳秦皇鑿山

求劒處遇虎故名嗟乎之二雄者能常居此乎
哉千載而下孰虎狼秦孰司空晉孰干將吳孰
劒去而重來孰石頑而頭俯本朝開平忠武王
駐兵寺中庇生人亦庇寺洪武宣德再火二百
餘年以次瑰異左右廡周阿而樹上下刹層欒
而跨繞山腹以踴泉繞清流而置石一枝勁筆
圖寫劒氣懸之天半爲舍利塔巳巳之歲諸天
臺閣觸手灰應塔嵚嵚不崩敗四抱火合巍然
獨立亦　奇也睨而視之若俯若睇仰若嗟欲

辨已忘言是生公亭前一片石也公說法時有
鬼與語說者謂此虎丘賢主人夫游乎洞庭瀟
湘無不虎丘也游乎深閨曲房室所莊陋無不
虎丘也伐洞庭之木剪瀟湘之黛虎丘可以洞
庭瀟湘矣發室所之藏莊陋之積深閨曲房之
贏金虎丘又何不可以曲房深閨室所莊陋也
哉向者生公談鬼豈其人不可莊語耶非耶虎
拜稽首思皇多士一新磨勒爽然之筆具此覩
者可以家虎丘生公必舍鬼而與之長語矣

潞水客談記

天啓丙寅除夜余在　講筵以不撰寧國勅詆瑠被　嚴譴江右同年比部象卿徐公獨覗余邸中不肯去明年正月蹇驢出盡焚一歲所著宣大邊防書有中宵夢入金華殿敧枕驚聽潞水聲句携一帙與俱即潞水客談也宣大書何蓋肆急邊余急宣大也客談何孺東徐公爲西北水利作也公官諫垣五月上此書士何傳御史杖入獄公徒步護之偵者問主名公請以徐

貞明對遂謫而次其語於潞水云既而象卿鵠
工重梓戊辰六月余以　環召重來同館諸君
子揖而言曰宜大果中虜書在乎曰焚矣象卿
揖而言曰容談在乎曰在在則爲我記之退而
書其事江右故爲二徐祠其一死事徐光祿樾
以公配鄒先生南皐曰死封疆死國計一也鄒
先生文潔曰憂心如焚公之死胎於此一死生
天下何事不可爲哉張全義屯洛四十餘年始
富饒虞文靖秩富民耕者不行於太定其後歲

海户萬戸江南之粟不來王庭以北上發憤述
書猶期之十載嗚呼假如内地瀍全義塞外法
文靖專責守令以田功多一不擾民者爲上考
如邊屯將自耕以倡計田須賞而萬夫長千夫
長視其田得世官又如内屯優復業之令立力
田之科開贖罪之條均寄籍之法除草場馬場
之名亟省養馬商人之煩苛其說果行罷遠募
蘇班戍停勻補亦何減史起溉鄴鄭國溉秦文
翁溉蜀白公引涇馬援引洮虞詡浚渠之烈乎

謂大司馬綸是公言咸元戎繼光欲分南兵之願農者以佐公彼一時也柰何治田而討部沮之治河而鄉人尼之哉洪武時監生人才分行天下興修水利予嘗徒步褰糧與薊遼父老詢郭守敬水道斷橋壘石猶有存者低回良久余反覆公疏畿內先京東數處而列郡次之邊陲先薊鎮而諸鎮次之瀕海先豐潤而遼陽以東青徐以南又次之豐潤二百里間皆可以田易葦仍捐其一與勢族無失周官主興藪之意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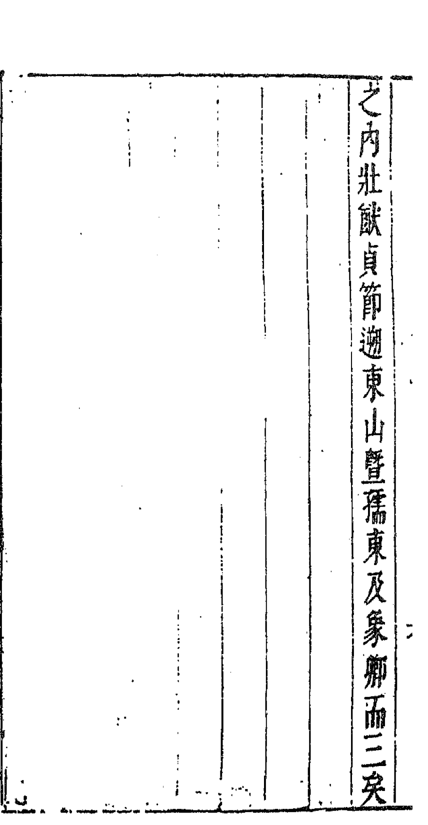
海墩臺備倭亦備虜部耕卒守墩戍絡南北以通內地可備卒然之急嗟嗟薊何地也嘉靖庚戍之後四寇薊門　京師左山海右居庸虜不從此入以宣遼爲之衛也薊隔一墻三衛勾引依垣而守地凋人稀危哉可不講於先薊之說乎

文皇帝權置三衛而三犁虜庭多從獨石開平出師將欲拓開平迤北移三衛以復外邊時不暇耳隆慶初尚有言恢復大寧與宣遼並峙者

隆答敚而其說罷噫興水利尤係薊實著也議
為者曰滹沱河不可治似也然公鑒前失不引
滹沱支流而迴桑乾以上保安之田不涸懷來
之勢少殺而浚深州故道疏饒陽以滙冀定使
滹沱分行入衛非壯畫哉公不云乎醫必藥而
見不察脈不摻藥安見其不便耶趙先生浚谷
曰京北水利與燕薊省調募秦晉中州水利興
會通黄河無濫觴江以北水利興南糧可省宗
祿可給故北虜漕河宗藩三大患也一水利哉

治之予謂東南尤急云公之先郡守東山公九載令句容積雇役之羡石孔道七十里搜鹽商逋引供茅山祠釐甘噉菜父老刻之石書勤儉忍於上公去而揮淚語惟此治張秋築障水橋於沙灣與夏少師同里不一及門及其逮遣一老蒼頭護行在河上不見趙文華而捐月俸餉

詔獄楊公爵劉公魁周公怡沈公束卓哉象卿才而潔嘗相對白雲樓有菓無酒既而有酒無肴盤桓不能去噫六合之大抵賊才難二問



之內壯猷貞節邈東山暨孺東及彖卿而二矣

司農劉公重修滸墅塘記

念劬劉公令兩邑救亂倉猝興利除害中州儁而祝之晉秩司徒涖吳關逆餉一萬七千有奇水涸五閱月公所免貲籌舳艫各盈尺小者減榷半卒用節縮度支無鈌額自滸墅涉楓江土堤亙二千餘丈董公甃石又二十四年波齧獸蹲疏理而采徒苦足繭乘苦蹄刓公遡其本始椿浸於奔流也錢糜於石買也職金而之厚下宅之吐水疾之臥大石覆之樹林石纜之冊號

叚紀名姓以經久之駛行者吉行者拏行者負
行者二十里之內翠潋澄瀾雲烟未覭山銜半
邊之日濤白競渡之帆是役也創利建庸傳信
無媿詞公德宇寬裕心動以誠支節必力父老
言日放三關無闌出入榜人前歌後舞如入故
鄉見其父兄有容過之倚水一聽如喧廣陵之
潮公之令永寧也分藩析桐棚殿供億畫龍鳳
而不彫幾木於孟津役於洛陽準官斗於潞藩
裁詸求絕盜獻大璫斂手而永邑罔聞知靈寶

張國安叚號萬人城閉半月公以他邑長令單車馳諭洞開四門始衷甲繼佯款三縱而期之月果從間道降公乘寧礦賊屯雞子山方宴客遽選將給蓐食夜行矯發倉計散之薙其魁於陝公聞變疾趨不戁不竦邑不被兵忽捧調檄皆就道持義聲爲軍器是以有靈寶之擢初袁大難訛言劫獄賴公底定禁斷邪教東省之妖不蔓公爲令酌閑支緩急參伍鈎探飛詭自獻獲因簿忽自袖張炬焚之賊以不恐徐按治無

脱者爲政弛刑薄征河灘免丈三村減額故失石之下顧爲盡力大都柔惠小民而鎮定大事故事舖戸條賓筵不給取諸耗什而二之且三之他若沈石於竹青張焰於絲綯恣所求索丞自庇具給顧直費汰役勿事以公廩佐部贖故庭無片牘關天下事成於恢宏敗於寒儉公大度運以深討長村應以急智惟賢且能緩急可恃嗟乎吏習之囂也關市尤甚羣不逞之徒追趨逐嗜如入百戲之場亂其紀綱卒然有急藉

手加賦私相攫拏苛以縶刑峻罰至亡紀也予自入朝以來所覩記旌廉能之討吏　賜宴加秩

天子廷見褒美而公平寇亂於靈寶頊　詔書特高農部之選視春夏曹非公其誰哉

史侍書竒忠家祠記

神廟命修　建文帝實錄　詔復年號遜國諸臣知與不知從與享之侍書豈其餒而侍書遜國所不知之一人因侍書而知所不知者祝髮三人扈駕水關二十二人路運七人行遯四百六十三人不知何病　天啓辛酉仁錫於奉化謁戴探花祠寧海吊方正學祠徬徨八百義士瘞玉之井竟三日不能去大呼曰八百義士姓名安在乎至台州過東湖樵者祠徵雨磨碑第

載　舊皇帝何在一語驚惋起水耳孰知究竟息從以鐵捧啓鬼門即樵也神樂觀中主臣甚地夜坐即樵也巾和橋畔呼艇載師同舟入人樵其一也襄陽之行先至廖平家者樵也樵爲誰鎭撫沅人牛景先何以知之以史公自叙致身錄知之致身錄公家不傳藏之茅山道士手授焦弱侯弱侯垂老爲出此書以傳信於史牘公書自永樂後不紀號紀年不稱君而稱師師之號大矣哉天降下民作君作師故曰觀我生

觀其生處死地固生矣以大觀順巽生以求[illegible]
觀天下生以神道設教生致死能生師統接[illegible]
統先生大有筆力辰伯是以刻奇忠志叙事簡
質可風或問伊川日郊祀乞恩可乎伊川曰[illegible]
大夫道一乞字慣開口是乞吾鄉有耆舊郡邑
鄉賢祠宜傳今年某顯要入明年某公卿入歷
若之謀別築一室延季札諸公以出於是史辰
伯祀其先侍書於家進不能額諸朝退不滑
與擬擬伍君子聞而痛之辰伯便欲祀劉靖節

政錢斷事芳黄給事鉞龔安節翊與先生稱一
郡五忠祠祔以高義楊福高隱王賓則季札諸
公不甚寂寞矣乎嗟乎先生之來食也必何也
清遠軒師所居也氷月觀師所纂也忠孝堂師
紉衣進履地也曾孫鑑師所命也金川之變與
師共患難于 國 新皇帝追 勅師又與臣
共患難於家臣也萬里覲師茅菴而蕭寺分羹
酹其友之死師也萬里泣臣草土而書嘗觀鑑
筮其孫之名君臣肝膽道義師生千百年後師

能不遵赤水麾郊龍直遡黃溪而小臣騰衆車使徑待乎向也尋師絕徼今也薦紐一堂昔也位師于上濟東臣西盤餐何其荼苦今也祀臣於家類歆禮秩柖捲孰非露斯昔也馮灌呼馬郭節稱雪乍僧乍道葛可衣鍋可補鎮撫可山樵今也冠蓋不忠安招魂不楊棄自去自來樹非深林非容身非犴狴巳焉哉免於永樂死於宣德滇行之後告奸什七戈尋息矣　國無人焉莫我知今知矣王詔未至藏閣無聲今聲矣

楊文貞忠壽與費昊文定之表曾孫蟄忠肽號
恍惚惚年在雲端今如太華之仲巨掌奐裹膠
浪寄圭亓山阪有時雷填填雨冥冥洞宿汾蔭
頻顛臥榻尚記依西平依浦江溧陽郝黃溪追
石梁欲秩君乎羅兩輪而臣乎羈四馬也魂魄
殺兮死於獄而不自明茫茫宇宙吾君在焉號
呼其不聞側身而無所哀哉落床頭酒歎松陵
絕廿者三年孰知小臣死數百載微吾君一讀
一藻臣死於獄師猶在滇書符史氏師者在[illegible]

臣死論定不如臣死君生臣藏帙於名山也豈
如隨帝昆明而脅招楊業之快生則竹杖芒鞋
重慶白龍彷彿常不在死則絓結蹇産燕幾金
川魂氣無不之昔逃雨之君臣今麗日之星斗
一朝之燕饗非甘旬有六日之行乞非饑片語
之中秘非榮九死之鬼雄非慚較書轉餉戴星
勤王安靜法祖言猶在耳朴材委積端坐而讀
儀禮也高馳不顧　廷奏而延奸貪也舉長矢
射天狼臣欲提劍斬增壽斬景隆也非後疑傑

彝邑犬之羣吠御史昌隆可廷辱也情與質指
可保盛庸可原也輝祖可擢也氣於邑而不可
止奈何哉江南重賦以繩四姓一日之頑而貽
生靈萬載之毒嗚呼帝試臣四書疑二道尊君
致身臣不疑矣豈惟　九廟之靈逕之几筵即
吳中父老子弟宜貌公擊貪生像減賦愁容邁
集季札諸賢近招靖節六公精皎皎以往來如
激正陽而含朝霞也夫

重修寶應元君廟記

余以壬戌元旦謁元君詢故楙嘉靖壬戌六十年矣神降塞河憑水工而語部使者迎像堤[illegible]維纜放埽埽不受繫自移決所去堤尺而止處與隄合擲銀箸二又憑而語其廟我於晏廟址廟成地不海而産蟶自是堤不決四年即決旋禱塞之捍菑禦患不寧省塞茭楗竹沈玉費若軍餉馬草馬價班夫多取辦軌擔篚帛之客其擲二箸何哉神若曰高郵之甓社寶應之氾光

避險悍扼漕自開康濟避甓社彼氾光淮天長盱眙諸水下梘角樓張兩翼夾擊東決發由丕治憂鹽場沮洳開新河存舊堤宋不有陳損之一疏手插箸河干以待能者此箸一借于陳恭襄再借于白康敏蕃

神祖之額弘濟也水高于田藉倍弘治而費纔減前北急泗水議開周橋周橋開湖不注淮隄不障湖是棄高寶也高堰奚設哉

天子登極之元年召選史職廟以五月十八日

莫寶弖遂謀借一箸爲神謀弘濟河之濟也在
四潭及二閘止耳餘悉土土疏惡宜取諸歲修
埋爲式歲築若干里漸至三十六里皆石不然
國家安得再有十二萬供寶應尾閭哉前此隙
公煃不改二閘令徑直易漕平堤策之下也此
寶應爲上濬淺理河之膚論也實應爲急務慱
節省之慮爭毫釐之計天下事敗于寒儉鑒諸
請再借一箸爲神謀河淮夾流無名山以鎮而
漭瀁巨湖誰實控扼元君神謀壯畫宜在淮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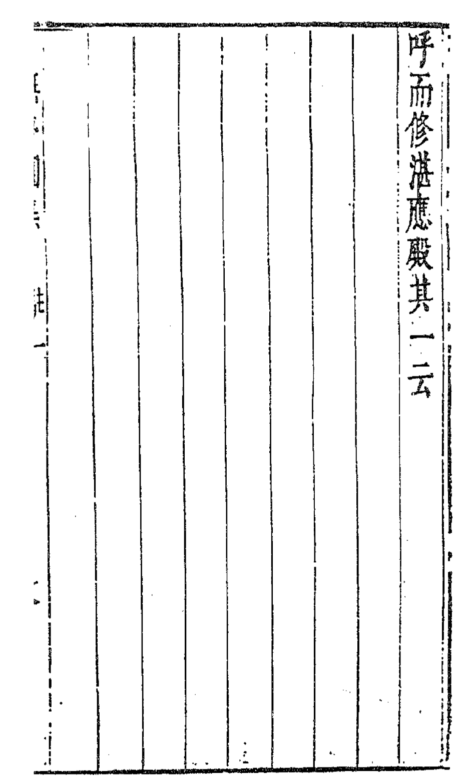
吏士先而治淮于淮不若治淮于河意者神禹
樂游于高堰周橋之上及淮河之未合務分河
而殺黃必有上清寶文理水之法玄夷蒼水金
簡玉字之書俾强河分弱淮振無若吏人皇皇
置淺建閘東河刷沙開海口出民田補苴萬分
一也壬子之變能不寒心以骨立哉然後吏與
神各舉其職夫寶玉見而肅宗改年與改邑致
其時史朝義方圍宋州淮河道絕刺史崔侁獻
江路拓南山入關獻定國寶十三誌稱小慶宜

置勿論赫赫我　皇懷柔山岳欽哉率作興事爲黃耳而實爲玉鉉而節節也實也皆治河之大經也

泖湖湛應殿記

是湖也古之由拳秦之長沙或言沈而爲泖或言吳平後陸機兄弟游此十餘年至其瀉黃浦道小吳淞漊孤沙於滇淼峙嶕闕於蒹葭乙丑秋日與小眞金君雨中過之俄來九峰之青𢘃然曰惜哉東南貧兒十日傭而得百錢其子竊之酒肆稱伯矣貧婦百日績而得一縑其夫被之泖巷稱郎矣入金閶炫然奪其目登泖峰沸然奪其耳意者山川不自斂而藏我民之熓鶽

也則將呼風風雨雨而告之又亡已則呼潮音閣大士而商之思昔水利須集巡撫久任吳淞開而文貞相此吾君吾相數百年經營澤國奥區也昔人急西北故急東南在今日北以田功水利爲麈飯而疆圉屢損其病在東南不在西北不如專意疏治東南以旺　神京之轉輸乎所以疾呼大士蓋世有不可解者三士夫念佛而吝布施僧徒各繕精廬而坐佛於泥滓富人不行義三者東南尤甚順泉鄒翁固大士之所



呼而修湛應驗其一二云

重建臥龍街關廟三義閣記

關廟冉華載在欵議不具論竊有慨於季漢之際也治統至季漢而始裂然人才至季漢而獨完君臣魚水兄弟友生之誼至西蜀而始全然事功至西蜀而獨闕自古人倫品概垢之不獨風之不霾鍥鄉之不折至三義而始定然史編至三義而獨殺余謂殺之乃以定闕之乃以全裂之乃以完天不生弑帝弑后之操丕則昭烈之大節不彰天不生帝魏冠蜀之陳壽則正史

之是非不白壽賤史耳何足妍媸而諸君子以
椎剝爲功范氏曄正之後漢書習氏鑿齒正之
漢晉春秋張氏栻正之史編朱氏熹正之綱目
則何勞覆説哉一陳壽也故入之以爲陽予魏
陰媚晉甚且以涑水氏之祖生於典午故後人
爲之諱行事故縱之則曰志何以稱三國也揚
戲季漢諸賛何以不削也孔明諸書何以有疎
功季漢語也又以曹髦之弑曹奐之禪一切不
錄併爲壽罪若然是反爲開一出孔矣今議論

日刻而適以寬皆此類當時不帝漢誰帝乎丕冠魏誰冠乎或以孝獻配周之平以昭烈配魯之隱亦非也故曰赧之乃以定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特筆也余卽以爲三義粲夫昭烈乃心帝室方其破黃巾縛督郵膽智固已遠矣孝獻播遷帝甫栖遲揚瓚莫適與謀及領徐州牧天子在操腕中與與袁紹連兵擒許紹敗奔荊州又弗遂然後入吴併力破操議包荊益忠武定筭江東君臣方在危疑英雄當機非鼎足不辦

自許田一面天顔即九閽萬里貢獻未通竟何
嘗須臾忘孝獻哉董承受衣帶密詔誅操不
幸而泄最後羣臣遂表爲漢中王拜章驛上還
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蓋亦操所表封即
壯繆封還詔書意也魏既篡漢始以建安二十
五年爲章武元年倣漢光武自立爲蕭王即位
河北故事豈不正哉是以一依揚再依瓚三依
布四依紹五依操六依表七依權八依璋依之
爲漢天子擒之亦爲漢天子景升不得不戀荆

州不得不取流離顛沛不得不以孱夫自全長者自處史稱與下士同席同蓋使刺客刺之不忍刺投機赴會不得不疾如射隼忠武不得不三顧三人不得不一體聞孔融之殺不得不流涕慨嘆督五谿八蠻爲伐吳之役忠武可以不諫趙順乎可以諫不聽萬乘不得不冒矢石猇亭不得不敗白帝城不得不與權和蓋在忠武度操不可與爭孫權可以爲援而不可圖成局中是以操不畏四州伯之袁本初而畏一孤身

之劉玄德爲其仁也壯繆桓二侯合鄉里徒衆爲禦侮及部司馬侍立捌衆再守下邳玄德妻子三敗虜雲長以計奔表翼德將二十騎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亦爲其仁也嗚呼壯繆旄頭不繫壽亭之號桓侯鋫上不掛嚴顏之頭而懸貉大不避報曹之說夫賊操何恩烏用報耶不斬顏良必無策以奔表操在公衙中竟弛追騎偃然出奔不虞強敵在其背爲昭烈也何報之有不然嚴將軍不報翼德豈以其故取烈哉此卿

以秉燭達旦目為奇節之鄙語也許田露刃叱吳請婿正昭烈衣帶密詔中心事見其大者耳樊城之捷操怖而遷都後有伏權死於臨沮天乎或乃以忠武不出師佐之又謂孟起方領徐州益德亦寄北門誰可遣者皆妄論於赫壯繆何必兩人張其軍乃不敗哉夷陵之師翼德率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蓋恨不早見壯繆地下豈暇擇患耶封西鄉侯策云以君忠毅比蹤召虎亶其然矣始昭烈語翼德有

鞭撾從兒勿令左右之誨後人傳會遂以壯繆
侯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桓侯敬君子而不恤
小人則聞魚水之言受起遂絕倫之評歎無間
費詩立談遽感悟拜前將軍可謂驕於士大夫
者耶蓋昭烈一心孝獻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臥
龍本謀吳旣違盟壯繆蹉跌曹丕稱帝苟利社
稷則專之其敗則衆之古今不可以成敗論英
雄者惟殷三仁漢三義耳后皇帝追謚諸將相
武鄉侯以下纔數人而獨以壯繆卽穆爲厖誕夫

明威克亶有天帝之尊而庸夫豎子猶鼓唇吻以鬪於一穴之內悲夫弁州謂至誠無息足以當之若汪公道昆以壯繆篤五倫之三抑何言之不該哉嘗謂天不足於西北以仁義補之天可補況國乎殷有三仁殷至今不忘漢有三義漢至今不忘故曰裂之乃以完晉人以昭烈君臣比之孔顏師生何計利敗故曰闕之乃以全憶嘻昭烈之有北地王也壯繆之有平也桓侯之有遵也桓侯長子苞早夭遵苞子皆以死節著

三義之後各有三義漢業亡三義補之三義亡三義之子孫補之天地之仁也三義之仁也與天地無極其壯緜乎靡既已

重修寶帶橋記

姑蘇志寶帶橋去郡城十五里跨澹臺湖南北長三十餘丈今呼爲小長橋唐刺史王公仲舒捐帶助建紹定五年郡守鄒公應博正統間𢌿撫侍郎周公忱再修閣學陳循記曰漢武帝開運河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壖百餘里風濤衝激王刺史始作巨隄障之通挽者路然湖之支流斷隄而入吳淞江以達于海者隄不可遏宋元以來橋遂堋沒有司駕木以濟廬陵周

公與知府朱公勝戒有司漸次節省以庀材用

又四年秋率朱守及長洲矦周公旻吳縣矦恭

公錫往度之咸具耆民李禧等董之爲長橋千

三百二十五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高其中之

三可通鉅艑石二萬二千六百丈木四萬二千

五百株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斛鐵一萬四百

斛米二千六百石冬十一月落成班班可考也

余每過輙憶橋一石獅歀队先祖文林郎敬齋

公柴溪漁父立之途先君筮仕暨陽調繁語

溪州過停舟湖光山色影落林酒手摩獅子徽見中流墜石呼長年引繩丈之憇井亭見一斷碑爲遂昌令施霖記則二誌皆未入記曰縣正統迄今嘉靖三十七年歷百有餘載雖嘗葺治不過小補溺于横流斃于險石橋以一蒂障三萬六千頃也那撫壽齋趙公憲副鏡湖熊公郡守三山温公別駕華源徐公月擊胃然會海夷犯順久之事平郡諸公再經其地以祥符彝子圓明既行于郡邑適徐別駕署縣命水利丞周

大經估勘請諸巡撫見海翁公郡守龍池王公
咸報可大經告盡乃心勸導　有法始于戊午
九月成于己未三月余自獲此碑乃知神物護
呵雖一命亦有所濟丞如周亦不可泯也況大
吏乎昔天台師路逢一僧偕行澗水暴漲僧邀
師同渡師曰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
地復回顧呼渡師咄曰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
脛僧嘆曰眞大乘法我所不及雖然自度度人
一也既能自度何煩僧度僧能度己何難度人

褰汝衣有水同無水斫汝脛無足同有足欲盡作天下好事大乘與小乘何異但到處勿放過自度與度人何異度一人與度千萬人何異蓋有志焉未逮也癸丑秋水大溢余謁先君名宦祠過而危之石欲落不落迨歸石半落在水濱不可問把二十五丈有奇夜無巡檄此機不可失直指將按松陵俞觀察公維宇先君同榜慨慷方事荊溪予過家不入遲詰謁館余萬文恭公書院驟聞前語掀髯笑此咄嗟辦耳余曰否

事必不行公色變余徐曰檄下不行再則催三則怒怒已則事亦已識時務者存乎俊傑是直指之所必經也已爲之孰若人爲之須一開口耳公悅會二守許公爾忠廉而敢勇受憲令予作畚畚之未幾長吳吳江設三廠乙卯竣工又數年所謂高其中之三以通巨艦者前此稍支吾至是濫潊淫嚙作奔勢臨上流太湖直瀉石墜如覆水長洲葉侯成章貞父毋余奔告之如癸丑公立捐數百金余竭囊襄事工速而固則

侯貞實心誠信于波濤浪為吐花石為點頭青
山為蚪斗邀日以照耀光顯之矣迄今無紀載
先是乞文于俞俞曰吾何力之有葉侯亦云倘
余又復以借之齒牙譁行好事反不若嘉靖施
公斷碑埋荒草敗亭猶有憑而拭之者然恐璺
文字小乘凡熱願裳褰問渡游大乘法器中不
作白丁漢也

江右玉泉周孝子記

玉泉周先生故衡府紀善是修公裔靖難師至公已為藩僚諸相約死者或勸進不復死公奉死人以此多公數傳有先生先生幼謹敏如成人塾師始授論語輒問孝弟先於學文師咤甚奇弱冠舉茂才異等不第戶外執經問稱者獲常滿有西河河汾之風所獲脩脯盡營甘脆嘗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敢以貧故儉其親餘則給仲弟四世未析箸宥里中見兩

雪僵道傍垂絕解所挾纊氈之被以歸身凍且
病善行純備氣義激人方翁當殯時鄰弗戒於
火先生身翼柩扳號不輟忽空中人語無傷孝
子有赤衣絳冠者鞭風風反轉車無恙他救焚
者焦爛先生獨處烈焰中衝突如平常眉髮燎
盡竟無恙長洲史氏聞而記之曰嗟乎古有言
求忠臣必孝子之門茲孝子乃出忠臣之門滙
芳醇烈固有種歟當金川不守藩臣就義食祿
盡心之節上乎

文皇帝芳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
光冒之以子享之以名腴之以道天旌孝也至
矣經曰孝通神明惟孝得氣之先如史乘所載
劉平之就烹江革之採拾鹿觸龕而蟠虎庇廬
而祭嗜魚而裂泉思弃而掘粟甘露降于連理
三星爍而疾瘳且天之傷物猛若火疾若風孝
子獨反風滅火人謂旌孝于謂旌忠先生令子
諱應鯊初宰吳門至今伐洞庭石紀遺愛者不
絕與先宮論為師弟子讀家乘逮之銀管為先

生記焉先生諱克超字子卓玉泉別號云

重修天妃宮記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秦攻匈奴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率以三十鍾致一石未收海王之利意者海神不為使也天妃女于莆田之湄州林女也勤濟渡既為神旹見海中立危檣燈火動則風廻帆轉元禮秩視嶽瀆然非自元始宋志之詳矣初祠于莆水旱之不時民有大疫必以告既益封順濟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功順顯衛英烈嘉應協正慈濟善慶顯濟歷元

祐宣和紹興乾道暨淳熙紹興嘉定嘉熙所從來甚遠或起風濤烟霧擒寇泉州或出甘泉療興化或迷賊道反接于廟或止錢塘之决潮其最著者宣和間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獨路舟神火見無湛溺嘉定間金人寇淮甸雲中皆神兵及戰紫金山復現像三戰解今淝之閭維百萬甲兵不能及也軍國之事漕爲大自元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天曆以回七日之颶風濟百千之運艘益封靈慈宮至于今卽海運

罷而祀妃不絶有以也朐山海門有料角沙竿深之淺之其淺而生角則名是海可量也盜可使也于是亡命之朱清若風與鬼蓋神使之然而又使之與其徒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開萬戶府者三非朱清張瑄及善造海船之羅璧不以官故宰相不難于見鬼盜賊不難于得官而後七百萬石自至元二十年及天曆二年歲書運米之數以徵失亡少有深意云洪武永樂間輓七十萬石于遼于燕會通河行始罷武

謂浙西東瀕海一帶緜海十日可至神之聽之當何如也且天津登萊旣有汛舟之役矣遼民在海島義而思剿奴者神何以活之黠驁倡亂神何以殛之頃入閩屢報擒斬意莆泉神所出游乃秦晉二東曹濮間相率陳兵驅之入海即上首功什宥丗矣聚百千萬群不逞之逋逃于海人詎止此矣惟神聰明正直何以處之是將帥大吏驅賊入海人臣之勝已卸正恐煩神讙也其能晏然已乎神若心勞思竅處不寧又甚

宮吾儕又能晏然已乎

重脩長洲縣學儀門暨名宦鄉賢祠記

江右晏大夫貳守吾蘇士之有節廉者皆稱之署長洲澤國父老扶杖望顏色大都曰清曰便曰神暇而詳善處事凡事有成法圓應而誠至長洲賦役如蝟不當公一瞬時庋閣置吾邑更數銓不來唯恐逋賦累官公獨哂曰官也有命也有義也賦也有源也有委也几席有溪湖焉簿書有魚鳥焉期會有紫氣焉催牒有慈航焉廟堂之憝憝邊陲監司之憝憝職掌吾於其間

寬一分一分惠矣挈一絲一絲理矣盖長吏不親民何以親士然至於今民不可得而親也親胥史耳慈母不能接膝語其子所賴者近聖人之居與膠庠人士課誦詩書幾幾乎山童淵叟如瓊芝瑞草布于野田乃日與多士坐春水天上之舡談求濟渡穡乃秋民乃邇故親士然後親民其苾芬相接也糗餌相芳也於是晏大夫之勤學宮可記矣先儀門何也示堂室之有棟也自罷百家之言諸不在六藝之科與孔子背

弛絕弗進莠當門以必鋤矣余讀易至太過而懼四陽居中何懼焉天際之翔翬葦斯壯試思本末彌苦弱爾不極其剛棟斯隆焉獨立則否懼不懼則不弱識量廓情性乎夫子之牆萬仞薰之而和奏之而假吹之而律劑之而味自禮門始名宦鄉賢二祠並舉何也示棟有輔也太夫而賢不求知士之仁者知之士而仁不求知大夫之賢者知之相知則相規相規則相輔然者可作況生者乎公一舉有門有堂有室有棟

有輔乃所願則學孔子自事君以來能臣不忘
孔子曰吾事君未能也今親見
堯舜之君矣未能可不求否求之可不風不雷
逡巡大作否大夫以是倡也交覺其未能交不
安于未能無諾力無諾言輔車也可以呼將伯
之助風雷也可以衝天吴之濤泥沚也可以迓
天帝之格土缶也可以歡牖納之樽則奚俾而
不求且勤政訪道史冊中瑞雲華日也遙想之
簡編而近捧之丹陛能不喜龍光以耀之鍾鼎

以鼓之正文體以鵠之能不懼百相求百相勉
公於是合中外之能以事君又合中外不敢不
求之未能以事君試上質諸孔子旁質諸大夫
士生於斯吏於斯者以共繇是路出入是門一
意親民勿親民之讐親士尤親無求無欲之端
士是舉也義學傅王公勤訓嚴課以國摶行輿
范楊二廣文互襄厥成則於法得並書也大雅
不云乎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人才作于國中與
綱紀張于四海有以夫公諱㝠曙號秀復江右人

蘇檇李上考兩地循良聲動吳越之潮益推轂

時巨擘云

銅井山重建石橋記

山以鑿坎得銅有泉出焉窪爲井懸巨石如隆
人井呼則不得聲固輿區嘉靖間郡有倭警多
居此亦安壞也范石湖先生記凡遊吳中不至
石湖不登行春與未始遊吳無異余曰凡遊光
福不泛下崦不登銅井與未始遊光福無異銅
井之勝以太湖帶下崦以下崦帶上崦志鄧尉
而西之則沈潤卿記玄墓而茲青芝以左之則
袁胥臺瀕湖諸山高出鄧尉而以安山亞之則

郗玄發天爲漁家開下崦晚宜畫舫駐中流則吳文定雖然其勝也以橋虎山橋在亂山中文筆銳而去湖遠銅井橋峙亂水中而挽數萬頃具區以運腕又邇龍山其茲雄也宜攷郡志經闌三百九十橋樂天詩也及宋始甃以石此橋昔木而敗瀕危數人今石而永貽安百世將後人之功倍於前人故此日之費亦倍於往日有奮迅踴躍而出即髮可捐囊可破也況茲山他天雨玉耶梅花三十里天雨金耶桂花千萬樹

其奚有於一橋橋成之日予將登焉遥望山之半石皆拔起如張巨翅鳳凰也高五百餘丈岡巃抱巖岫綴幽而曠鄧尉也山半面湖遠見法華如屏浮于水面奇石高松谷嘯數里玄基也緣溪一橋如伸左臂昔日養虎今我秣馬虎山也自西崦湖濶十餘里亂流而渡檻與湖浮青芝堤也樹樹凌波香雪撲人霏桃罽之蟠螭朝士西讀也一望太湖極壯烟霞亂抹近者九龍遠者若雪也

重建悟石軒記

生公講經處有點頭石者或曰異僧竺道生聚石爲徒石皆首肯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有匪石之心介於石矣有介於石之人擲其藏不終日矣夫聚石爲徒而無聚徒之名石皆首肯而無贊頌之迹神道設教固亦有之余則異於是覩富翁無藏金文士無藏彩武士無藏勇俠士無藏㕓韻人無藏趣酒人無藏量此造物之無盡藏也顧野王不云乎茲山高不槩雲深無藏影

累若而言首肯者不獨石也

重建荊山口橋記

天作地作時作人不作君子懼焉彭城近兗作十有三載乃同其地用動不用静予渡河而北道荊山口有石鑿鑿葢細民作錐刀之末亦作焉以風大吏勸有土之長誰含諸嗟乎彭城王氣所鍾今與鼓龍爭此土昔也斷橋捍蓮妖賊乃裂車輸以渡徐州扼河嚴守作勢意者力倦而不能攻亦鄉人鬬橋力耶事平與復累有次第彭城舉廢詎止此予爲撰記恭橋成而南旺

呂梁諸巨浸東省七十二泉三百里橫溢之水有所洩二百里直下宿遷之水有所歸殆非細故也

義田記

先生忠義塡骨髓始緣諍
國本空署諸官萬里之謫澹然自得李通不撓
之節自此始也一日手朝聞道夕死可矣我哉
三示愚愚讀竟因歎生年百死年萬下可死焉
可生先生痛夜偷生而得正以斃於是決矣吾
鄉緹騎之變先生在邸苦心調護郡人像而祀
之愚入都夜語先生爲人排難解紛必與計最
災及其身擐甲胄料敵如神兵無虛發茲事覺

何下制先生曰不可理是非則日夕引暴子弟
焚劫禍患冀少衰止爾逆璫窺而銜之在光祿
不少骫徇故諸君子因削奪起先生用削奪死
雖然旣聞道則死可矣以節槪若此以復瑜之
功又若彼裒冠易名之冊人倫宗焉
上于祭葬于廕秩少司空有子廷棟疏乎 朝
實光顯之歸襄大事肅入賢祠因桑梓之公無
几筵之美旱飫太甚仰視樓桷如聞愾息曰先
公貌有憂色施綵親姑孰義田急乎况手所措

据也有典以貽其修明之便更益以祠田與義田等歲終合祭始祖子孫燕會穆乎吉矣初臘族百五十畝遡先生約行之三年而后謝世茲法不更置首喪次葬次婚次再婚支分派衍則本宗同族曰身曰妻曰子曰婦以別之月給歲給以殊之母族外族表親師友以等之酌恤閭里以終之疾病非已作乃給所以勸養生故自理財正詞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義田產後多而不精廣大私而不公不數傳子孫困以利旋盟

以覺葢宗子之令旣不行又無義莊豈一之䙡
以劑則之也善哉乎與祠田並議夫歲終祭始
祖而又蹐以有功德爲族所宗者自我作法亦
猶行古之道洵彬彬象賢也夫愚讀韓文曰吏
六七時未知人事知仕爲人非利已也及年二
十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知仕不唯爲人
耳其言甚質亦竊怪二十時距十六七幾何遽
貧至此意者謀于所親兼其親之衣與食兩爲
計之歟故又孳孳于具裘葛給窮孤也然則韓

良鄉重建縣署記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極雲龍風虎之盛一見于

太祖高皇帝再見于

今上夫驅除胡虜中山輩贊贊襄哉崇禎二年冬奴踞遵永薊都城大殘廣陽時方簡异材擢繁遊幾務奠休利貧弱朝奏夕可良鄉俟最殿則南宮令單車入道滿骴瘞炎招魂藏其散骨哀鴻四集則詳曰縣之田畯勸之斗種給之耤

圖廩于房山箸四事上諸　朝武備也鑭租也
俵馬罷諸民也罪馬官自蓄也卒報可旹方二
月自春徂夏虜晨旦疾騎可馳柰城濬濠神鐐
大砲畢具簡鄉兵成忠義軍有警攖城以暇治
田其兵可聚可散可散而即聚踵粮入城寇至
嚮之充餉寇退仍散之民設馬步衛官解盜賞
悉其主名捕論如法三郊三遂之民峙乃芻茭
以朝氣為戰氣椎牛釃酒人人願一當虜則救
工作活餓夫以征逋搆堂室首剏政事堂後署

三之層舍六之倉庫吏厮備尤孳孳曙遁其言曰後之令此者于此畱心不爲鶩擾十年之間丘墟可成樂土夫地有九藪燕昭余一焉水甘土厚至良鄉不然鹽澤水南自龍門口來然漑田絕少正統中城猶土隆慶初安令始甃以磚引水環流既而牧地沒荒種馬歲減猶苦不給皇華固節如耕石田久矣召穆公虎之營謝也原泉底績徂征溼東疆理至于東海王錫圭瓚秬鬯錫圭田虎拜𥡴首勸諸廟器公喟然曰錫圭

田何如復民租銘彝鼎何如鏤肝膽賜彤弓何如父老子弟繼自今累世不見兵革軍旅倥偬閒風勵學較彼都人士出言有章武夫干城況文人乎子衿之誚鄭在王畿詩人懼焉吾知免夫昔中山垂老將山海者九年渝關大振

上知人善任與

高皇帝廓清華夏功在萬世同以一令條上復一邑租因廣諸畿郡錫類不更遠哉

重建東禪寺諸殿復立辟支山門文昌高
閣記　附題酒仙像

池中生瑞蓮類有之捨爲寺如陳丞相罕矣丞相未有聞也以捨宅著三國之刱建國也則院唐大中之改東禪明覺也則寺太湖之石自沈沼池之蝦半紅天下盡掃瓦覺空擲疑在杯中聞騎猛虎斯何人耶且夫渡河之虎惟恐其不遠鳳凰之集惟恐其不遡是以虎不親吏而親佛吏僞佛眞何以吏僞博官市名虎故不親何

[illegible][illegible]真嗜酒賦詩虎故不去是球禪師之高足
耶舍神爲言辟支佛耶石曰不開酒家餓外世
路不平風波如是解衆爲帆我不可恃若到無
波還須尋想憶大珠吐光怪平地驚覆舟自恭
禪龍冊以來歸寺建隆歸骨庰符所懸來久矣
像坐殿中先君構室居之兼與寺僧仰峯存巖
今梵林交三世仰峯大拓殿宇未竟之業梵林
一歲僝功益余自辛未冊封歸因撫酒仙石柱
曰山門可與矣又憶仰上人語此城中異有[illegible]

百秀流東海巨吸高閣臨曠地長空亘鎖鑰雄
巽水逆吞必有天海奇文補浴妙手百年前尚
中丞覓旧盤桓指點形勝宜在此地叉老衲雄
道之文昌可閣矣乎也聽雨門關清溪波縈迴
介僧紹居綠陰坐樹如影隨形每企前輩風流
广索松枝笑語令此閣成東遶清溪丞田舂[illegible]
我何不然○既作此記梵林手捧酒仙像過無
夢園余觀畫像仰天高骨有紗帽一頂冠蛾扶[illegible]
一或傳騎虎入郡堂言其石夫婦謝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山河之貴問道于其側也此圖修竹數竿倚[illegible]一童子執酒壺師右手揮杯左手繫麈脫僧鞋傲骨偃仰吞吐其上余嘗笑首陽二士窮餓自甘上帝置之桐栢覲乎晉彈丸地遜天台作常住智不逾中八而五百里內外皆祀伽藍教亦居之不疑卜必告至于余苦兩國清數君教示之忍耐亦奇矣有兩苦禪尋幽小居三十並辭亦客矣君何修而耐煩任山割片席其未可悲夫夫進忠除習太濫雲闊遠尋琴丕停御霞

之血食相繼竊爲造物惜之又如瑞蓮開丞相之花澹湖分仲舒之帶而以名其寺與橋捨者何小取者何大夜走山陰流螢萬個綠竹枝葉片片可數有寺五雲王獻之瑞雲見而捐此發勝也羲之能書寒冬開一街之花獻之能書尚奪下五雲之駕此事何關捨宅余又登東山慮三偉人雄談浩歎手持長髯縱酒歌呼自得世近之則吾代三謝衣冠風雨欲來鬚眉皆動夫東山誰氏之東山而謝家父子私以爲私且

猶昔年所攜之姬爲謝家姬也蹋飛電之影爲謝公馬也猶田間所畫之梅影琵琶爲謝公梅也與公姬所抱之琵琶也又有异者此亦一東山彼亦一東山贈者多受者少遂令此山終爲乃公一家常據之物吾向疑除目溢于天也而非孤竹子晉謝公不以授意者山空水遠寧使餓夫笙客俠妓駿馬影落田間聲韻寒玉而無與俗同則人物志終讓天公雖然辟支茅土無所愛一丘一壑無所私諸公皆唾餘也夫[illegible][illegible]

而笑今兩廣多冦盜出沒八閩江右破城圍邑有 旨會勦不公之思而誰思凡百有心夕陽過之何愛一椽一瓦以要此魂魄而作山河之氣乎又憶孝廉時與諸弟昆宿韋太守祠乞夢夢神語韓襄毅斷藤峽傳不可不讀詰朝飲金壇張廣文齋中出禮公廟貌歲月幾何蘼蕪岑寂撫今祠感舊夢神者告我矣

勑封山陰縣大善寺肇興夫人記

夫人系錢女也而神其父錢大典紹興郡文獻弘儒多貲亦多行義配沈氏多男祈生女夜夢梵僧贈明珠吞之五月誕生夫人儀止端詳茹素周覽典冊供佛飯僧不絕靜坐不聞聲者累月父母愛之名曰善娘年十六曰吾疾矣非世藥可治所積嫁貲捨以建寺可鄰有黃元寶感神夢願減值半施錢翁酬以五百奏聞勑賜大善寺賜彩二千疋造寺銀千兩畫錢女像爲伽

藍梁天監三年甲寅十二月八日也開元廿六
年六月朔勅賜眞容御書時天下皆造開元寺
遂改大善寺額吳越國王奏復之以開元祝聖
焉兩額齊至武宗會昌五年巳丑毀寺宇上覓
一人詰宮請免驚問何人曰大善寺土地是靠
浙東道見一處女自稱大善寺伽藍全我招提
報二子寺爲獨存後二子皆登第勅賜僧五人
廣袤百畝以水界其四圍慶元三年塔寺焚殿
如故僧得舍利一顆瘞㕓塔之下殘碑斷闕參

不可攷府誌稱黃元實抬非也扈駕征遼封鑾
與夫人有挾妓宿寺者江南一二公子被誅而
妓免僧犯此者以盜以訟以火磔殺之乃已嗟
嗟大士能愛人錢夫人能惡人能愛能惡皆佛
性也拂人性而不免忤佛性而必誅爲小人者
其戒哉

重修南禪寺記

捨宅爲寺古人多有之捨宅爲學自范文正始士大夫一捨何所不捨以天下爲已任當作是觀左祀帝蘇州重守土也右祀胡安定重司教也滄浪一亭映帶其間西山來青南越壘石有文事不忘武備二韓廟貌于斯巍峙俾南禪鋭出于瑞光昂其首而鳴高吸巽水作者意義深遠故蘇學甲天下而南禪寺翼戴爲最長洲之有文星閣也撞南禪之鐘厥功等彼縣此郡南

禪大聲又居文星閣上而忠武襄毅祠翼戴爲
最今瑞光修而南禪圯二韓將不保一廛可不
講乎前郡守龍沙王公有其舉之爲學非爲剎
友人陸章甫端士也一日同貧衲寂行攜殘碑
數紙示余余爲拂拭苔蘚如對昔賢商略建置
偶逢當事于旌過我衙門之下倒屣莊語夫天
下事急而求則晩也急而不求危莫支頽莫扶
獨爲君子文正懼矣嗟乎三吳賦役嘗學之矣
而未能言三吳水利嘗言之矣而未能行多言

數窮盡少默乎然予吳人也吳山焚鑿巽水隔絕吳門悤告一論良可痛悼憶十年前吳大水余上書政府平涵朱翁手答甚溫其歸也勸余若乎口俱廢者然誠愛之也今遭

聖明之世何憚而不言歟又憶金匱初卜奔告諸老力浚吳淞蒸曰生于吳而泰之越之居可爲之地失可爲之時矣人亦有言好事難爲不識所當爲者何事歟所易爲者又何事歟况先光濬城內支河奉前

明旨引巽水畢入郡學灌注滿城旺氣內克正急務也陳訶豈有忌諱歟遂語弟中卿鑴忠告論而廣之然莫急于前禪矣